

美国政府是垄断 势力的扶植者

窝尔特尔·亚当斯
荷拉斯·格雷合著



306(61)
1094

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

窝尔特尔·亚当斯 合著
荷 拉 斯·格 雷
加 东譯 季 芬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Walter Adams & Horace M. Gray
Monopoly 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as Promoter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55

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一九五五年版译出

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

(美) 瓦尔特·亚当斯合著
荷拉斯·格雷雷
加东译 季芬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56号

前门一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 $7\frac{3}{4}$ · 字数172,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00 定价(9)0.80元
统一书号4002·129

封面设计者：袁培亚 校对者：寇爽华等

出版者的話

本書作者是資產階級學者，自謂所從事的觀察、研究和探討是嚴謹公正的，可是實際上由於為階級立場所限，若干論斷並不盡正確。例如，作者把壟斷看作是政府的不智之舉、歧視行為、創造特權的措施等的結局，認為如果把自由競爭制度妥為安排，便能消灭壟斷，從而使人們發揮最大效率並靠動員人們的才能和潛力來解決生產問題。殊不知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競爭和壟斷本有極密切的關係，壟斷是競爭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發展的必然結果，不从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就無法消灭壟斷。這些地方應請讀者注意。

本書雖有上述缺點，但其中所列舉的許多具體事例揭明美國政府對壟斷勢力的公開扶植和暗里循私，不無參考用處。

作 者 序

最高法院审判长怀特在 1911 年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習慣法中找不到有禁止个人創造壟斷的地方。”習慣法的法官們認為，“壟斷只能产生于主权的行动。”它是国家創造的东西，是頒賜特权的結果。

在美国，人們很早就忘記了害怕由国家創造的壟斷。过去美国政府的权力有限，它是在互相牽制的宪法体制內和放任主义的哲学气氛中进行活动的。在我国早期历史中，个人和公司代替了政府在国民經濟中作主要的推动者。結果，公众对壟斷的恐惧便集中在私人活動上，而不集中在政府活動上。中古时期的英国人，努力寻求保护，反对英皇所敕許的壟斷特权；可是十九世紀的美国人更关心的是私人創造的壟斷权。两国人民都因为壟斷的恶果而反对过它；但是，因为壟斷权力的来源变了，所以两国人民必得各按自己的方法来作战。英国人攻击王室特权——敕發特权的权力；美国人則采擇反托辣斯法律以事禁止。

1890 年的“謝尔曼法案”(Sherman Act)——第一个并且是最重要的反托拉斯法律——規定一切羈絆貿易的合同、合并或者勾結在法律上無效，并且認為壟斷或者企圖壟斷任何部分州际或国际貿易都是不合法的。这个法案的目的不是寬恕“好的”托辣斯或处罚“坏的”托辣斯，它是禁止一切的托辣斯。它的目的在于遏制私人权力集中，因为美国人觉得这种权力集中是与自由經濟和开明社会相敌对的。像威贊斯基(Wyzanski)法官所說的：“权力集中情况，不管它們表面上做得多么仁慈，也不管它

們似乎有多大好处，在本性上都是危險的。它們过去的好行为不見得会被繼續下去；而如果这种力量今后被专横之徒所攫取，則工業市場上将不会有同等力量可以自动作出牽制。沒有这种保护性的作用，則一旦有了危机就会不可抗拒地需要国家管制、国有制或其他激烈手段。因此，分散私人經濟权力是一种保全私人企業制度的途径。而且，即使某种壟斷在道德上表現很好，它的經濟行为必然还是可疑的。沒有强大的競爭者，恰是表示不能有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壟斷者的优美品質，因而可以表現他的行为的証据必然大部分仅是空論。从局外人看来似乎是壟斷者的有見識的、审慎的甚至是进步的政策，事实上可能是还不够大胆地、还不够明智地承当風險的表现；如果这个企業不得不应付其他企業的强大挑战，它就会更大胆地，就会更明智地承当風險了。壟斷权力的报酬不是高利潤而是安靜的生活，这种諷刺說法中是潛在着某种真理的。甚至即使某一具体企業追求的是增长而不是靜止；它的增长速度在办法上也不会随着經濟权力的更加集中而加快起来。工業进步确是可以与經濟权力成反比例的；因为，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样，多中心活動最能發展企業的創造性，每一个中心可以采取自己的独特的活動方式，發展自己的“团体精神”以应付競爭性的挑战。任何一个企業处在支配地位，就必然要在工艺的發展与研究方面，在同生产者、雇員和顧客的关系方面，对于如何判断抉擇，过分強調这个企業自己的經驗和觀点。保持任何一种壟斷而不加以管制乃是敵視开明社会的實業与政治理想，这个开明社会的信念基础在于确信未来是会好上加好的。”

以上是反托辣斯法律的哲学。在六十五年間，这种哲学是否已經成为經濟現實尙待辯論。有些人認為：自 1890 年以后，經濟集中減少了；今日的竞争比历来更为有力，今日的經濟表現

比一向更好；競爭哲學深入于美國商人的價值體系之中；參議員謝爾曼的魂靈是國境內任何董事會的當然董事。其他人則爭論說：儘管有謝爾曼魂靈無所不在的庇護，經濟却是愈來愈集中了；合併運動的成功，已經在許多基本工業中大大地削弱了競爭；撥款不足、疲塌昏庸的政府、不懷好意的法院以及不生效驗的法令判決，阻碍了反托辣斯法律的施行；總之，反托辣斯差不多已經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幸而我們在這裡的任務不是來解決這種激烈的爭論。我們不來判定集中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不來判定反托辣斯法律是否對保持競爭企業有重要貢獻；也不來判定加強政府干預是否有真正的好處。我們只是從以下命題出發（大家對這些命題事實上是一致同意的）：（1）目前的集中程度很大；（2）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政府再度成為經濟事務中的強大力量。已知這兩個命題，我們將論証：一方面是集中，一方面是政府政策，兩者之間的關係必須重新加以考察——必須對這種歷史上的枯體怪魅有一個新的看法。

我們的主題是，當前的集中程度不能簡單地以工藝上或經濟上的必要來解釋。壟斷不是自發地產生，也不是自然淘汰的結果。相反地，它常常是政府的不智之舉、歧視行為、創造特權的措施，絞扼了競爭、束縛了發展機會的結局。它是昏庸、短視、濫用政府權力的副產品。今日的政府在許多情形下是壟斷的贊助人。政府常常把“權力集中體”（power concentrates）并合起來，這些集中體恰是後來需要反托辣斯當局加以粉碎的。總之，政府常支持追求集中與壟斷的力量而不是反對它們。“

* 本書中“壟斷”一詞不是用它的狹義的、技術性的、辭典上的意義。它乃是指一種企業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一家公司或者幾家公司的小集團，由於水平的、垂直的或是全面的聯合，而擁有巨大的經濟權力。

假定政府采取中立，許多工業中的集中就可以減少，而競爭就可以加強。如果政府要抵抗特種利益集團的破壞，它必須鼓勵普及權力。如果我們的目的在於自由經濟和民主社會，政府就必須與企業及其他“權力集中體”(power concentrates)保持疏遠關係。像杜萊(Dooley)先生所尖銳觀察到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使政客與生意人疏遠。他們似乎互相起有壞影響。只要我瞧見一個市府參事和一個銀行家在大街上一塊兒走，我就知道值日功曹又該再要一瓶墨汁[來寫他們的罪過]了。”

這種政策結論既不會取得左派極端主義者的歡心，也不會取得右派極端主義者的歡心。前者早已認定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定通過國家管制和國有制的途徑能使經濟集中成為完全可以忍受的。後者同意集中情況要存在下去，但是他們確信私人的精銳力量完全能够監督公共的利益。雖然他們說起話來不再用他們先輩那種粗淺簡朴的語調，他們還是認為“上帝以其無窮智慧把控制全國財產權益的權力授予”特選的少數人。兩派都不會喜歡我們必得要說的話。他們似乎都不願意面對如何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駕馭權力這個中心問題。他們都不顧歷史上的痛苦經驗，都不相信權力會腐化而且不論它是在國家手中或私人手中都是危險的這種“天道”。

上述主題是以謹慎的态度、試驗性的方式提出的。它不是對經濟集中作一元論的解釋。它不容輕率出於濫調。它需要通過深入的研究探討，既要精心推敲又要量力而行。我們提出這個主題的目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壟斷問題的重要的可是被忽視的一面。如果我們在陳述之中偶有過于狂熱或夸張之處，尚望讀者多多原諒。因為，畢竟是像亞當·斯密所說的：“矯枉必須過正。”

喬爾特爾·亞當斯
荷拉斯·M·格雷

引　　言

这是一本早就需要写的書，而且是應該广受閱讀的書。在过去十年中，人們沒有多加思考就愈来愈接受一种觀念，認為龐大的實業公司，無論就經濟上或社會上說，都是合宜的。可是，大約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羅賓遜 (Joan Robinson) 在她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一書中就論証过：某种商品由一家公司生产的份額愈大，那么和完全競爭下的情況比較起来，它的产量就愈小，而价格也愈高。差不多在同时，張伯倫 (E. H. Chamberlain) 叫人注意这样事實：各公司正在分化产品种类并且利用广告来树立既理智又不理智的信念，它們企圖借着这些办法使自己的产品免受競爭，而且它們在获着部份的成功。

经济学家以及公众早該由这些著作及一般觀察中，觉悟到政府应当努力恢复最大可能的竞争程度。这样子做就可望获得更高的产量，因而在这些行業中就可以有更大的就業量，还可以有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消費者所得 (consumer income)。而且，为着要更加广泛地分配經濟权力因而有助于加强真正的政治与社会民主，也需要政府这样做。

但是，并沒有發生这种的普遍觉悟；这是一个悲剧。代替这种觉悟的，却是流行着一种对大企業崇拜的現象，这种大企業倾向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类似的运动恰可比拟。这种崇拜，部份地是由于广泛流行的敬畏任何权力形式的自然趋势；部份地是由于錯誤的信念，認為只有企業巨头在經濟上才能有效率。另一部份原因是由于某些經濟学作家的倾向；他們夸称拥护竞

爭市場，集中力量來斥責勞工工会和人道主义的立法，而对于那些眼看就要統治这么許多企業的大企業康采恩却置諸度外。

亞当斯教授和格雷教授对这些極为偏頗的論辯加以很好的糾正。大規模生产的利益，几乎純然限于个体厂家才有。联合生产的利益，是由于在同一管理之下保証了生产过程中各連續阶段有稳定的供应。但是，当生产差不多同样产品的多个厂家，在同一管理之下合并起来的时候，所謂大規模購買与銷售的利益，就大部分成为对于其他公司的相应的不利，因而就很少有，或者沒有社会的淨利益可言。

然而，作者們的主要貢獻還在于指出政府如何以它的政策来真正地扶植壟斷，准壟斷 (quasi-monopoly) 和不完全競爭 (imperfect competition)。在某些方面，政府确是如此，因为在公路、無綫電和航空方面，政府以“便利与必要證明書”将这些公有設備的使用权利分配給某些受到照顧的汽車运输、广播、電視傳真以及航空等業商，同时却不許其他公司享受这些权利。在采購国防及軍事物資中，政府給巨头公司的优先权，也就像它在出售剩余物資、快速稅款划銷 (rapid tax write-off)、公然补助和一般賦稅政策等方面所做的一样。

亞当斯先生和格雷先生呼吁要恢复基本原則。他們要求政府停止袒护巨头公司，采取坚决步驟來發展更大程度的竞争。或許他們最有創見的建議是：从實質上取消对公路、航空以及無綫電事業的管制，大量开放，允許更自由的參加經營和更多的竞争——只受安全和財政責任的各项規則所約束。任何这类改革都将是十分有益的。此外，如果大量減少对于大企業的許多公开的或私下的补助，以及对于巨头公司的隐蔽的而是現實的恩惠，我們就会有一个真正的競爭性的社会。有力地执行并且加强“謝尔曼” (Sherman)、“克萊頓” (Clayton) 和“罗宾

逊一帕特曼”(Robinson-Pattman)各法案，会大大增进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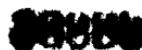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觉醒起来的、精明的、坚决的舆论。凭着在地方、州、以及全国性的公共生活中约近二十年的经历，我可以证明我国的巨头公司及一般“大企业”所具有的机警和权势。

作者们已经敲起了警钟。愿人们觉醒，参加到队伍中来，努力保卫并且扩大竞争以及更大的经济民主的范围。

保罗·道格拉斯

1955年8月11日于美国参议院

统一书号：4002·129
定 价： 0.80 元



目 次

出版者的話.....	I
作者序.....	II
參議員保羅·道格拉斯引言.....	V
第一章 替所謂“必然之事”作說詞.....	1
第二章 回顧過去：中古時期的若干先例.....	26
第三章 政府管制與公用事業	41
第四章 賦稅及國家开支政策	76
第五章 國防采購.....	106
第六章 剩余財產處理.....	124
第七章 立法與原子能.....	152
第八章 結束語.....	177
注 釋.....	194

第一章 替所謂“必然之事”作說詞

聯邦政府對待經濟權力集中的推一把拉一把的兩面態度¹ (ambivalence) 令人憂慮，本書就是感到這點而寫作的。似乎有著一種緩慢的，然而是明白無誤的退却；從三百多來在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流行的反壟斷的傳統政策，退向一種曖昧的，多少帶著辯解的政策，認為壟斷是一種必然的，甚至是值得想望的經濟組織形式。這種開始已久、然而進行很慢的運動，近年來，尤其是從 1940 年以後，在加速地進行著。目前有接近於無可轉回之點的危險；到了那點，就難于在制度上扭轉方向（即使不是不可能扭轉），而國家也就要無法挽回地陷於壟斷生活方式之下了。

這種倒退的運動，就政策來說，是花了雙重代價。每後退一步，聯邦的反托辣斯政策就更軟弱，更狼狽，更受到限制，更沒有力量維持競爭，更沒有勇氣抵抗壟斷的侵凌。隨著壟斷的每前進一步，壟斷便取得更大的經濟權力，獲得社會更普遍的承認，聯邦政府就愈要向它屈服，愈要依賴它，愈趨向於以特權、保護與補助來私徇它。這些相伴而生的變化，一方面加速競爭的衰落，另一方面加速壟斷的壯大。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終極所至將是廢棄競爭，不論作為經濟實踐或社會理想，而出現合法的私人壟斷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組織形式。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統一”，近代的極權主義就是一個例証。

但是，這種退却還不是敗潰，也不一定就會成為敗潰。雖然時候是比我們所想的晚了一些，或者說是比我們所或許願意承

認的晚了一些。尽管朝向壟斷的进展已經令人擔憂地大大向前迈进；可是我們距無可挽回之点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要有公众的支持，竞争还是有活力的；壟斷有許多可以攻击的弱点。还可以有機动改換方向的余地；還有時間来重新集結目前士气涣散的竞争队伍而加以巩固，还有机会来調整制度以压制壟斷的可畏力量，达到更自由、更具有競爭性的經濟这个最后目标。本書的主題，至少是反对自暴自弃的态度，反对那些抱着悲哀宿命說法的人們。他們認為历史趋势不可扭轉，認為壟斷的趋向無可改移，而人类既不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也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們的主題是，当前流行的对于經濟集中的宿命論的解釋是不正确的，是引人入于歧途的。我們認為集中是一种人为的現象，是一种制度的現象。它产生于聯邦政府的行动与政策，或是由它們那里得到支持。我們的研究指出，聯邦政府的若干这类政策，不論是否故意，已經对經濟結構有了深远的影响；它們起着促进集中而束縛競爭、削弱競爭的作用。总之，虽然在傳統上，在公众的看法上，以及在法律条文上，聯邦政府是競爭的防护者，然而由于一系列职能上偏差敗坏的結果，它却成了集中与壟斷的一个主要保衛者。

这种制度上的变質并不需要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釋。要了解这种变質，不必接受教条，認為政府就是統治阶级的执行委員会。許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例如：蕭条、战争以及国防的紧急需要，对这些急需，国家在制度上是沒有准备的。愚蠢、目光淺近、忽視原則以及在紧要关头缺乏勇气；来自企業界方面的强大政治压力，沒有从反壟斷队伍方面用同等的政治压力来打击它；普遍的对于壟斷本質的無知，不識壟斷对政府的倚賴，不識聯邦政府具有与壟斷相抗衡的固有权能；公众不願讓聯邦

政府代表竞争利益积极地进行干预，却让它以促进私营企业为名，代表垄断利益而放手地进行干预。这些因素，加上有关的制度因素，足够说明何以政府权能竟被败坏到为私人垄断服务的地步。尚幸这些瀆忽职守的情况，还不是不可以救药的。它们受制度所制约，全是可以纠正的。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指出如何可以获得这种纠正。

为了集中注意联邦政府有助于促进垄断的某些政策，讨论是有高度选择性的。本书不想讨论在“谢尔曼”、“克莱顿”(Clayton)、“联邦贸易委员会”或“罗宾逊—帕特曼”(Robinson-Patman)等法案下的反托辣斯决议，不想讨论州、市袒护垄断的行动；也不想讨论私人垄断的策略，或者如专利、银行、公司、关税等历史上的一般特权形式。这些固然都与详尽分析国家对垄断的政策有关，但对于此处所探讨的有限度的目的并非主要。就在选来分析的有限范围内，也必须有所选择。例如，联邦政府在对外贸易、维持售价价格、保障私人债务、提供资本与信用、默许各州限制州际贸易，或是制订律例以豁免“谢尔曼法案”的限制等方面的活动，有何后果，是无法考察的。这些是联邦政府总政策的一部分，它们组成联邦政府对决定国民经济最终结构的责任，但是它们不是这里所关怀的直接目的²。

本书的观点是坦率地反对垄断而赞成竞争。在一个宣称经济上深信个人自由，政治上深信民主的社会中，这种哲学立场似乎该是既无需谢罪也无需辩护的。这也不是提供些什么。但是，替垄断说话的近代宣传家、说客、以及专门的辩护者，他们的诡辩已经在字义上及意识形态上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现象，以至于如果避免误解，必须对这种诡辩有所澄清。在破坏竞争比遵奉竞争更受尊敬的这种见解风气中，拥护更具有竞争性经济的人，出言必须精确详密，才不会因言论含混而失败。以下对当

代关于壟斷及競爭的學說所作的評述，用意在於避免蹈此復轍，
在於使我們自己的哲學立場更加明顯。

大企業的信條

在十八世紀末叶和十九世紀中，人們認為競爭有益而壟斷有害。由社會長期痛苦經驗所達成的這種信念，在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哲學、經濟理論、政治理論、立法以及習慣法中得到巩固的护持。因此競爭遠不止是經濟組織的一種實踐辦法；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社會哲學，是一種打算為全人類謀求最大量自由與個人幸福的社會組織方案。因為壟斷限制了自由——直接地在經濟事務方面，間接地在政治與社會生活方面——所以它與自由社會這個概念對立，因而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邏輯地，就要呼請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的一切力量來消除它。

在二十世紀前半叶，支持這種哲學的價值體系，大大受到侵害。個人自由不再被普遍地看作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許多人準備為着某種假定是更優越的集體目的而犧牲自由，如為着秩序、穩定、安全、效率、生產能力、或富足之類³。從前認為是人類行動指導原則的各種社會的、倫理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觀念，不再得到同過去一樣的信賴；甚至於許多人懷疑人類是否能夠設想這些觀念，或者是否能夠自由地作出由這些觀念所啟發的理智決定。唯物主義的宿命論，非理性主義，以及外在勢力制約的學說在目前的盛行，是對傳統的價值體系的挑戰。據說，人類的行動以及社會制度的演進是受物質力量所預先決定的，是受人類本性中非理性因素所預先決定的，或是受外在勢力強加的制約所預先決定的。顯然地，在這種宿命哲學統治的社會中，很難有自由的余地，對自由制度也沒有什麼關心。人必須有所信仰；失去精神上的信仰以後，就要創造出物質上的神明向它卑躬